

期待那道身影

□胡志坚

小区楼下的垃圾桶旁，经常徘徊着一个佝偻的身影。没人知道他的全名，只晓得他姓杨，七十岁上下，小区里的人便叫他老杨头。

我住在这里五年，常见他在这片区域拾荒。他无儿无女，孤身一人，靠着捡拾小区里的废纸壳、塑料瓶、易拉罐为生，日子过得清苦寡淡，却始终把自己收拾得妥妥帖帖。身上的旧棉袄洗得发白，边角磨得发毛，却没有半点污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里，也没有拾荒人常有的邋遢与麻木，反倒藏着几分温和与隐忍。

我平日网购频繁，大大小小的快递纸箱堆积得很快，每次拆完快递，都会把纸壳仔细平整地叠好，用绳子捆扎得方方正正，放在单元门旁边的固定角落，专门留给老杨头。起初只是觉得这些纸壳丢弃可惜，不如成全有需要的人，后来渐渐成了刻在日常里的习惯，哪怕只有三两个小纸箱，也会认真收好，静静等着他来取。

老杨头是个极有分寸的人。他从不会主动上门讨要，更不会随意翻动住门口的杂物，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，就推着那辆漆皮剥落的三轮车，悠悠地在小区里转悠。三轮车的车斗被他擦得锃亮，车把上挂着一个磨破了边的粗布袋子，里面装着捡拾用的火钳与干净手套，一举一动透着规矩。每次路过我放纸壳的角落，他都会轻手轻脚停下，小心翼翼抱起纸壳，动作轻柔得像是对待稀世珍宝，而后总会朝着我家阳台的方向，微微欠身点头，即便知道我未必能看见，也从未曾省略这份饱含感激的礼数。

偶尔我早起出门，恰好撞见他来取纸壳，他便会立刻停下脚步，露出一口泛黄的牙齿，笑着喊一声：“小伙子，又麻烦你了。”声音沙哑干涩，却格外诚恳真挚。我总摆摆手说不过是无用之

物，不必放在心上，他却会一脸认真地回应：“对我来说，这都是能换钱的宝贝，多亏你一直惦记。”

他向来话少，每次交流都只有寥寥数字，可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，总能轻易暖到心底。小区里不少人对拾荒者带着疏离与嫌弃，觉得他们满身尘土，弄得垃圾桶有失体面，可老杨头从来不会给旁人添半点麻烦。他翻捡垃圾桶时，始终轻拿轻放，捡完废品后，必定把垃圾桶盖严，若是有垃圾散落一地，也会顺手收拾干净，连小区的保洁阿姨都时常夸赞，老杨头拾荒，比很多讲究的住户都要体面。

秋冬时节，纸壳产量格外多，我攒的纸壳也愈发厚实。每次把一捆捆整齐的纸壳放在角落，第二天一早，老杨头总会准时出现，从未落空。天气转寒，冷风刺骨的时候，看着他缩着身子在垃圾桶旁翻找，我总会刻意多攒些纸壳，有时还会把家里闲置的旧棉衣、厚棉裤悄悄叠好，放在纸壳旁边。他收走的时候，依旧会朝着阳台深深点头，那份无需言说的感激，全都藏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里。

日子就这般平淡地往复，楼道角落的纸壳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成了我和老杨头之间无需言语、心照不宣的默契。我从未主动打探过他的住处，也从没问过他的过往，只知道每天清晨，那个推着三轮车的佝偻身影，会准时出现在小区的街巷里，成为这片市井烟火中，一个平凡却固定的存在。

转眼便到了年关，小区里渐渐热闹起来，家家户户忙着置办年货，张灯结彩，垃圾桶里的废品也比平日多了数倍。我依旧像往常一样，把纸壳整齐捆好放在角落，年前最后一次放纸壳，是腊月二十六，纸壳堆得比往常高出一大截，我心里想着，让老杨头过年前能多

收些废品，换些零钱，好好置办点年货，过一个安稳年。

那天傍晚，我出门倒垃圾，刚好碰到老杨头来收纸壳。他脸上带着难得的舒展笑意，看到我，主动多说了几句：“小伙子，快过年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这些纸壳够我忙活一阵。”我笑着回他：“大爷，新年好，您也多买点好吃的，好好歇歇。”他点点头，吃力地推着装满纸壳的三轮车，慢慢往小区外走，夕阳把他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佝偻的身影，在冬日清冷的余晖里，透着说不尽的孤单。
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直到消失在小区门口，心里只当这是寻常的告别，想着年后开工，再继续给他攒纸壳。那时的我，全然没有想到，这一面，竟是长久别离的开端。

大年三十，鞭炮声响彻天际，年味浓郁得化不开。整个小区都沉浸在团圆的喜悦里，垃圾桶旁安安静静，再也没有老杨头翻捡废品的动静，我只当他是孤身一人，也该停下奔波，好好过年，并未放在心上。

初一、初二，依旧不见他的身影，我依旧没有在意，觉得拾荒人也该休养生息，等过了初五，他定然会回来。

可初五过去了，初十过去了，正月十五的元宵花灯都已落幕，小区里的年味渐渐消散，我依旧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楼道角落的纸壳，越堆越高，从最初的一小捆，慢慢变成高高的一堆，占据了单元门旁不小的空间，却始终无人来取。

心底的不安蔓延开来，每天出门、回家，我都会下意识地向垃圾桶旁，望向那个他常停留的地方，可入目只有空荡荡的垃圾桶，和风吹过树叶的细碎声响。小区保洁阿姨每日打扫，看着那堆无人问津的纸壳，也忍不住念叨：“真

是奇怪，老杨头往年过完初三就回来了，今年怎么迟迟不见人？”

我这才知晓，原来牵挂着他的，不止我一人。小区里眼熟的住户，偶尔闲聊也会提起，都说年后再也没见过老杨头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究竟是回了遥远的老家，还是遇上什么变故呢？

我依旧坚持攒着纸壳，依旧把纸壳整齐地放在那个熟悉的角落，心里始终抱着一丝微弱的期待，或许明天，他就会推着那辆旧三轮车，悠悠地出现在小区里，笑着对我说一声谢谢。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从料峭正月走到暖意渐生的二月，春风吹绿了小区的树枝，迎春花缀满了枝头，那个期盼已久的身影，终究没有出现。如同一片随风飘落的枯叶，转眼就没了踪迹，没人知道他的去向。

老杨头于我，不过是一个交集甚浅的陌生老人，可他的突然缺席，却让心底莫名空了一块，萦绕着淡淡的惆怅与牵挂。我们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萍水相逢，我给予的，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废纸壳，于他而言是随手可弃的废品，于他而言，却是维持生计的微薄希望。他用自己最质朴的方式，珍惜着每一份善意，也坚守着做人的底线，在烟火人间里，艰难却认真地活着。

我们总以为，身边那些平凡的、习以为常的人，会一直都在，以为那些日复一日的微小默契，会一直延续下去，可世事无常，人心难料，谁也不知道，哪一次平淡的相见，就是最后一面；哪一个寻常的转身，就是再也未见。

往后的日子，每当看到废弃的纸壳，我总会想起那个佝偻的老人，想起他温和的笑容，心底轻轻泛起一声叹息：不知你，如今是否安好？



夕阳快讯



扎旗老年体协举办第四届技能培训班

4月9日，扎鲁特旗老年体协在旗老年人活动中心成功举办第四届技能培训班。聚焦老龄工作从被动“养老”向主动“享老”转型需求，对全旗各苏木镇街道老年体协常务副主席、旗老年体协各工委主任开展专项技能培训。

培训班通过详细讲解、实操示范和互动等方式，提升了全体培训人员的业务技能，从而助力全旗老年文体活动规范化开展。培训间隙，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。旗老年体协马头琴队、健身操工委、乌兰牧骑艺术团和民族曲艺工委等轮番上阵，献上具有民族文化特色与时代活力的文艺节目，赢得参加培训人员的阵阵掌声，充分展现了全旗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宁大吉 曹国军 摄影报道

库伦旗政法委关工委：播下法治“种子”

□双龙

库伦旗政法系统关工委协助全旗47所学校开展校园法治教育，以法治副校长制度为抓手，从队伍建设、形式创新、家校社联动等多方面发力，将关心下一代工作与青少年法治教育深度融合，为全旗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，交出了一份有温度、有力度的关工委答卷。

强化统筹协调，筑牢法治教育工作根基。充分依托旗政法委统筹协调优势，深度参与校园法治教育新格局构建，推动形成“党委领导、法学会协调、关工委协同、部门联动、学校主责”的校园法治教育工作体系。在2026年法治副校长新一轮动态调整与重新聘任工作中，助力实现全旗47所中小学及幼儿园法治副校长全覆盖，成功将幼儿园纳入法治宣传体系。同时，严格对标《内蒙古自治区学校法治副校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全程参与法治副校长专业队伍建设，推动组建由退休法官、退休检察官、退休民警、退休司法干部组成的“五老”普法志愿服务队，并创新搭建“五老”志愿者与法治副校长结对交流平台，将“五老”人员的经验优势与法治副校长的专业优势有机结合，为法治副校长高效履职赋能。

聚焦精准施策，打造按需定制普法内容。在旗法学会、教体局深入各校调研的基础上，关工委主动按校园法治“需求清单”接单分析，结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和成长需求，为普法内容制定针对性建议，精准聚焦预防校园欺凌、网络安全、未成年人保护等青少年关注的重点领域，推动政法各部门“对口接单”开展精准普法。通过“按需配餐”的方式，让普法内容更贴合校园实际，推动法治教育入脑入心。

创新参与形式，推动法治教育走深走实。2026年新学期伊始，在全旗“法治进校园”集中宣

讲和“开学法治第一课”活动中，旗政法系统关工委积极组织老政法干警，主动联合法治副校长投身普法一线，结合亲身办案经历以案释法，让法律讲解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。围绕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等核心法律法规，与法治副校长协同配合，通过情景模拟、互动问答等形式，摒弃单向灌输的传统模式，实现与学生的“双向奔赴”。同时将普法对象延伸至全体教师与家长，助力开展依法治校、家庭教育促进法解读等内容宣讲，凝聚家校共育的法治合力。在创新法治教育形式上，关工委主动联合检察院、法院等单位，打造沉浸式法治教育场景，创新“法治+心理”双轨教育模式，指导法院结合典型案例讲解法定责任年龄，并专门组织“五老”心理辅导专家参与青少年法治实践活动，带领学生走进法院、检察院、警官开展观摩体验，指导开展“模拟法庭”、法治情景剧等活动，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感悟法治精神，主动学法、守法、用法。

深化联动发力，构建全域护苗工作体系。政法系统关工委积极牵头汇聚各方资源，推动法治教育由校园向家庭、社会拓展，联合法学会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常态化推进校园周边环境治理，将政法系统关工委的工作触角延伸至校外每个角落。同时，创新采用“理论授课+案例研讨+沙盘模拟”的教育模式，将法治教育与心理关怀深度融合，充分发挥关工委在各方协调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，有效凝聚起家校同频、社校共振的全域护苗合力。

创新参与形式，推动法治教育走深走实。2026年新学期伊始，在全旗“法治进校园”集中宣



书画影

霍林河·五十年

——献给霍林河矿区开发建设五十周年

□林殿波

最冷的冬天，他们抱团取暖。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，洪水。铁路断，公路断，通讯断。三天三夜，灯不灭。洪水冲不垮脊梁。

一九九九年春天，五个人，四头牛，一匹马，走进无人知晓的草原。他们找到一条煤线。那星火，照亮一座城。

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，周恩来在病中批示：此事如确，单靠吉林省动手太慢，规模太小，速度太缓。三个“太”字，字字千钧。

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，一百八十名干部开进霍林河。

三千五百民兵来了，从白城、从哲盟，带着铁锹和誓言。一把铁锹两只手，在草原深处挖出第一锹煤。

零零四九九部队来了，工改兵，兵改工。

铁道工程部队来了，几万将士将体温，埋进通霍铁路的枕木下。

地窖子里，挖坑、搭梁、抹泥巴。零下四十摄氏度。有人把手指留在了冬天，有人把生命交给了春天。

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，草原大火。年轻的生命冲进火海，再也未能回来。他们倒下，霍林河站起来一座城。

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，第一列火车驶出霍林河。

一九八五年，霍林郭勒市成立。一座城与一座矿，手挽手。

一九九二年，一千万吨建成。一千万吨，双手捧出。小煤窑遍地，煤田伤痕累累。

一九九九年，改制。全员竞聘。门关上了，他们自己凿开一扇窗。

煤变成电，电变成铝。一条链，拉出一座城的未来。乌黑变银白，银白变绿色。在东北，在草原深处，这座小城率先完成了转型路。

二〇〇四年，第一块铝锭下线。二〇〇七年，露天煤业上市，产值突破百亿。二十年，走出了五十年的路。

排土场，曾经是山的伤口。他们运来土，栽下树，把伤痕绣成花海。波斯菊、醉蝶花，在风中摇曳。绿水青山，不是梦，是种在石头上的信念。

在草原上种活一棵树，比养大马还难。松树扎下了根，矿山复垦，一寸一寸地绿。

霍林河的白毛风、黄毛风，过去是灾害，现在是光与热。光伏板铺成蓝色海洋，煤、电、铝，一条链牵起整座城。存煤不见煤，运煤不露煤。煤是绿色的，天是蓝的。

站在可汗山上往下看——半城绿树半城楼。霍林河穿城而过，把老城和新城轻轻系在一起。五十年，草原变成花园。

从一项帐篷到一座城，从一锹煤到千亿产业链——

五十年前，总理说：动手太慢，规模太小，速度太缓。五十年后，霍林河有了自己的速度。

霍林河奔流不息。向着下一个五十年。



健身养心

王鹏 摄

那些感念至深的日子

□刘薇薇

年前，母亲做了个梦。梦里外公侧身躺在炕上，一言不发，屋里空荡荡的，一片萧索。醒来后，母亲念叨着，这个清明得去看看他了。母亲便每日坐在窗下，一点点折叠着金元宝、金条、金砖，就这样断断续续叠了很久，金黄的褶皱里，是化不开的思念啊。

屈指算来，外公离开我们，已然8年了。时光匆匆，竟过得这样快。外公走的时候，我正怀着孩子，在外地保胎，终究，没能赶回去送他最后一程。这成了我心底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我还记得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给母亲打电话，随口问她，有没有去舅舅家，帮忙照看外公。每年秋收时节，舅舅家总是很忙，母亲都会赶过去，搭把手帮忙做饭，照料外公几天。可那次通话，母亲语气支支吾吾，声音很低，没说几句，就挂断了。或许至亲之人离世，真的有心灵感应。那天下午，我躺在床上，心里莫

名发慌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窗外风和日丽，我却浑身发冷，手脚冰凉，后来才知道，我辗转难安的那个下午，外公已安静地离开了。外婆去世得早，外公大半辈子鳏居。因此，格外心疼他三岁就没了母亲的幼女，也就是我的母亲。也连带着，把这份加倍的疼爱，一并给了我妹妹。我们的童年里，处处都有外公的身影。外公是退休老教师，性格温和又风趣，还特别会讲故事。神话传说，乡里趣闻，从他嘴里讲出来，诙谐、生动。有他陪伴的日子，我们的童年，满是安稳与欢喜。乡间的风，都带着温柔的暖意。

更让我感念的，是在我高三最关键的那段日子，为了让我安心备考，外公特意来到县城，在小小的出租屋里，照料我一日三餐，默默陪着我，鼓励我，陪我走过了那段辛苦、难熬的时光。记得有一天，晚自习结束，外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，在路口等着接我。

我独自踏着夜色，赶回出租院子时，大约是晚上十点。深秋的风，有丝丝的凉意，我裹紧外套，一遍遍地敲沉重的铁门，咣当咣当的声响，传得很远，可院内，始终没有一丝回应。我心里又慌又急，几乎快要哭了。那时，外公已经六十多岁，我满脑子都是不好的念头，我真担心，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。我给同在县城的表姐打电话，表姐和表姐夫匆匆赶来，翻墙进了院子，才发现，原来外公睡得太沉，不小心睡过了头……

事后，外公还和我道歉：“外公睡过头了，是不是把你吓坏了。”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没落下来。他本该在家颐养天年，却为了我，来到陌生县城，费尽心力地照顾我饮食起居，把我的安危放在第一位，对自己小小的疏忽，让他自责了许久。能被外公这样爱着，是我童年乃至青年时期，最为幸运的事。外公去世时，85岁。是在睡梦中离世的，走得安详，没有丝毫痛苦。

据说，这样平静地离世，是有福分的一种表现，也是一种圆满，不用受病痛的折磨，不用再牵挂凡尘琐事，只是安静地，找我的外婆了。

在他离世的几年里，我曾经无数次梦到他，也总会在不经意的瞬间，想起他。吃到熟悉的饭菜时，会想起他做饭的味道，走在夜晚的路上，会想起我蹦蹦跳跳和他一起回家的情形，只是那个很爱我们的老人，却再也不会笑着迎上来。原来亲人的离世，从来不是一场突如其来暴雨，而是在往后漫长岁月里，无数个细碎思念。

去看他的那天，天气晴好，母亲带去的“金元宝”缓缓燃尽。其实，这哪里是纸钱？而是我们无尽的思念，愿外公在另一个世界衣食无忧，不再孤单。而我们，也会把这份思念深藏心底，岁岁年年，从未忘记。

